

我對法制史及實證法之探索—— 瑣談我一個甲子的台灣緣

黃靜嘉*

邱澎生** 訪問、盧靜儀*** 整理

一、前言

這是我平凡的人生紀錄，我非出身簪纓世家。我的祖父、曾祖二代均為舉人¹。他們曾有「豪宅」（遺址現為大學教學醫院），但並無廣置田產²。父親雖為故鄉一地辛亥革命光復元勳，但一生落拓。因此，我不屬於那種口含銀匙來到人間的族群。在人民政府的政權下，父親頂著辛亥老人的頭銜，寂寞地在困乏中

* 前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長，現任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、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。

**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，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。

***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，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，現為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。

1 根據狀元橋《黃氏大宗》族譜，及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第六輯《溫州城區歷代人物錄》（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，1991年12月，轉據《永嘉縣》）中記載：曾祖父黃書誥，原名祖周，字學易，號義文，又號樺聞，生於道光乙未年（即1835年）；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舉人保舉知縣；卒於光緒乙酉年（1885年）。祖父黃崇憲，字國禎，號幹臣，又名顯宸，生於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光緒15年（1889年）中舉人，卒於宣統二年（1910年）。

2 地址為東山下潭，亦為謝池巷尾端。謝靈運曾為永嘉郡太守，「謝池」疑因謝氏而得名。遺址舊宅現為溫州醫學院附屬醫院，亦為溫州最具規模之醫院。

死去。

在進入社會的起跑點上，我祇是一個初中未畢的輟學者（junior high school dropout），嗣後雖得補修學位，但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學問研究及從業法律實務，均所成有限。無顯赫事跡，亦難謂名動公卿。但回頭來時路，我也許可以說，我曾戮力以赴，打過一場美好的仗。我已瞬屆八十高齡，但仍滯留戰場（邊緣上）未退，並願發揮餘熱。

這一訪談記錄，祇包括我約六十年中，從一個失學的青年成長為法律人的歷程，此前之戰爭歲月，容另述錄。而我修正增訂 1960 年初版拙著《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》的工作，目前也已完稿並已與出版商簽約，即將出版，書名訂為：《日本對台灣之殖民統治及其影響—春帆樓下晚濤急》（以下簡稱《春帆樓下晚濤急》）。我著述本書的緣起，或可遠溯於 1940 年前後，至今已歷一個甲子。環繞著這本書的寫作緣起與經過，也連帶衍生出我對中國傳統法制的興趣與探索。此外，因我除一度曾廁身法律教席約十年外，曾經從事各種行政工作十年，執行律師業務三十年，亦涉及若干實證法專題之探討。

在我開始接觸法制史及實證法諸領域之前，雖曾經由銓敘取得政務官以外的最高階（簡任）文官資格，並在報章雜誌時發表時政之評論（偏重經濟建設主題），但並無完整學歷背景。我原來只受過兩年半的初中教育，在抗戰時期輟學，曾經在前線參加部隊之教導營，及對日抗戰動員機構之戰時政務訓練。在 1937 年後，即多賴自己自修，飢渴般地找尋書籍閱讀，多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關，傾向於激烈的社會改革。當時並無機會閱讀古文，寫過一些散文及話劇劇評³等，寫作的風格，頗受當時一些社會諷刺、辛辣的雜文作家及翻譯書的歐化語法之影響。當時十分流行的《大公報》社論之文體，在我的文體中，或能找出一些刻意模倣痕跡之嫌。這樣發展成功的寫作文體，刻意追求突出訴求之效果，忽

3 歷經亂離，剪存之舊文章多已遺失，現只存有 1943 年（時年十八歲）2 月 9 日《溫州日報》以專欄地位刊出之〈「祖國」觀後〉一文，此為對當時第三戰區劇宣三隊演出「祖國」一劇之劇評。

視邏輯上之謹嚴，造成後來從事學術工作，一直無法克服之障礙。

二、一個甲子的台灣緣之起始

我撰述《春帆樓下晚濤急》的緣起，可溯源於對日抗戰期間之 1940 年前後，當時有機會遇到在祖國參加抗戰的台灣出身的醫生（可能與「台灣義勇隊」有關），他們或擔任醫療工作，或擔任敵軍工作（即以日本語文對日軍的心理作戰工作）。

當時年方十五、十六歲的我，僅從中小學教科書中，知道台灣因割讓而受日本支配，因此台灣同胞會說日語，矇矓中似可理解。但對同為中華裔胄，卻無法以國語與之溝通；以及他們在異族統治下仍有機會受到現代的醫學教育；以及他們冒險犯難，間關而投效祖國種種，卻印象深刻。凡此，均涉及日人對台的殖民統治種種，我沒有從而深入地尋求答案，祇是有些迷惑好奇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1945 年，我在上海應募來台參加接收工作時，買到潘公昭、徐子為所著《今日之台灣》一書，這本書引用中、日文資料，對於日本竊據台灣的始末，及殖民統治之各種措施，介紹頗為中肯，使我頓開茅塞，亦產生進一步的興趣。

1946 年春，我從大陸抵達台北，剛踏上地處亞熱帶的新光復國土，行走於兩旁植有棕櫚樹的步道，一切都令人感到興奮與好奇。劉壯肅時代留下的舊城門和舊火車頭，台北市的新、舊市區，九號水門附近的六館仔一舊時的「媽振館」（Merchant House 即商館之閩南語譯名），淡水的炮台和紅毛城等等，均令我聯想到台灣的過去：延平郡王的開疆闢土，早期的移民社會，洋商和外國資本的進入，日本人的殖民統治，及八年艱辛抗戰終使故土重光。因親臨斯土所激起的一種歷史感的驅使，我遂開始探尋海疆台灣的過去。

三、等待被遣送的日人

因為大戰結束，在台日人除少數留用者外，均受遣送回國，所以在馬路邊設